

錯采集

史美鈞



錯采集

史美鈞

本書著者二十四歲時在上海攝影



swt 666 / 01

有 贈

Andante

我曾靜謐地到來
 螢火飄上黑漆的池塘
 我又緘默淒惶地離開
 輕風拂過過處的空曠
 也許你會印烙那果子
 像記住顆暗淡的秋星
 而人們或已把我忘掉
 像已滅個虛冬的夢境。

李平之先生為此詩譜曲

目次

兒女的憧憬·····	一
寒蟬曲·····	二二
斯人憔悴·····	四八
豈其吟·····	六九
窮城記·····	八四
里程之憶·····	一〇三
晚宴·····	一二二
樊籠·····	一四〇
絲襪·····	一五八
萬世長夜·····	一七六

兒女的憧憬

一

初夏的一個早晨，五點鐘，天還未亮。江棟又被臭虫騷擾醒了，打算立即起牀；但見妻兒猶在沉沉瞌睡中，不忍去切斷他們近天亮時的片刻好睡，便管自尋思瑣屑，以至再度入夢。

一覺醒來，滿窗紅影，驅走陋室的黝黯。他驚悸地躍起來洗臉盥口，暗暗埋怨妻何以不早點叫喚。那隻起碼小鐘業經停止，習慣的推測，一定很遲了。

他一邊憂慮，一邊囑她去瞧房東那裏的掛鐘，誰知回音是門戶閉得緊緊的，雖聞鐘擺的響聲，總不見長短針的消息。

他同絕妻煎麵餅充飢的提議，焦灼地挾起舊報紙捲紮的課卷，逕自走向樓下，

而妻在連聲叮嚀：「別忘啦，到費先生那邊去一次。」

他啞唔着知道知道，便直向外行去。

大約爲了天熱，弄堂內早經擠滿了人，大餅攤上也有許多人等着，似乎欲迅速買得食品，亦非易事！他把紙幣捏出手汗，仍未如願，祇得改變方針，購兩個糖饅首，一口氣躲藏攤旁嚼完，隨即胆怯地跨動脚步，不敢將咀嚼未盡的嘴吧對着別人，心底喚起無可抗拒的悲恨。

經歷最大的掙扎，爬上電車，委實乘客過多，使前後受軋，胸肋間頗覺刺痛，呼吸轉趨侷促。

抵達執教的那所中學，門房的鐘正指八點四十二分，上課已十多分鐘了，於是他心緒忐忑，毫無意緒地行進廊廡。

辦公室裏，僅留着校長與教務主任，他機械地說過早安，趕忙收拾好書本粉筆。隱約聽得校長說：「我真佩服那位日本先生，從無一分鐘的遲到或早退。」分明

在有意譏刺他了。

將臨三層樓教室，一班初中三學生還不及初小學生的懂得禮儀，級長起立坐的口令，僅使少數人灣腰，有的不但並不放好課外書，簡直端坐其位毫不動彈。他掠過急劇的憤怒，終因鑒於環境，裝做視而不見。

他今天覺到極不舒服，忘記喝水幾乎單調的發聲亦感困難，趁此英文課他決定將「文法圖解」溫習，指出頁數，命學生準備。

爲防止尚有含糊的地方，他重複例解複雜句及包孕句的範式，且說明中文句法的解剖，同樣可以引用此種原理。不意學生的目光，却都離開黑板集射在他的背後，他真是窘極了，猛憶昨夜夢修補的縫隙，也許又已破裂，致惹人嘲笑。但自己何能擦起衣衿，或者伸手去試探。

本來練習的時候，教師總可少費唇舌，而那班學生彷彿故意刁難，不僅切切囁囁地私談，甚至提出題旨外的發問，使他不得不逐一講解。發燥多時的嘴，至此便

開始腫痛。

這一點鐘，難堪的情緒下，切望早些退課。又自忖從無嚴酷的態度，招致了如此惡劣的後果。所謂「師道不傳久矣」，正搖撼掙扎飢餓線上教師們的作育人材的信心。

忽然教室內有甚麼東西投出。外面有個紙團，擲到矮胖的穿香港衫的學生座上。他正欲撤查來歷，剛巧退課鐘響了，他無心理睬乘機下樓去了。

狹隘的辦公室，層層擠滿辦公座位，和教室相似，他聽得好幾個同事爭詢徵收教師補助金的總數，宛如咸具興奮的神情，也許對生活呻吟者會略有裨益。

連續上過幾課，不覺已至午膳時刻，際此物質狂漲無已，學校為本身厚利，自不問工作人員的膳食方面。除了路近的先生返家外，有幾個將飯筴裏的食品拼着熱水，各在對付自己肚皮。江棟和教國文的王先生以前時常到鄰近點心舖吃糕團。如今米糧大貴，兩人祇得實行改吃油條大餅的計劃，拿了舊報紙輪流去購備，躲到貯

藏室裏，閉緊房門偷偷啃着，刻刻提防學生從鑰匙孔裏偷窺。

值此閒暇，他們隨意談論各種問題；或則抨擊戰時教育，根本全變了質，遷就學生的情性。「爲教育而教育」的口號，都是騙人的幌子。獲取明確結論：教育至上原是行不通的！經濟發展至如何程度才有如何程度的教育。

訓育主任爲了學生伸訴，常會耽留時間，因此，也曾經憤懣地表示牢騷：「校長贊成有教無類的標幟，儘量收受任何開除生，且不問教育效率怎樣？影響整個學校是毫無疑問的。」

二

忙碌了自朝至暮的一天事務，將要結束工作返家，突然他的姪女來訪問他了。人們疑惑的眼光齊向他掃射，大約以爲他上了年紀何以有這樣漂亮的女朋友。

她說明來意：因找女同學沒有遇見，順便到了這裏，來參觀學校現狀也是好的。要是當初選定教育系，還不天天和學生唔對，幸而改讀課程，始展開另一種抱負。

。由此看來，姪女的志願曾經違拗過叔父。

他不耐煩地，無意領她走到操場旁。晚風吹起伊輕飄衣衫，搖曳着纖巧的人影。她欣賞容納近千學生的鴿籠似的校舍。當望到那個矮胖的跳着拍球的學生，不禁驟然變色。

「叔叔，他是誰？」她訝異地發問。

「當然是本校學生。」他一瞧正是投擲紙團的那個。

「那一班？」她彷彿尚欲追究是否高中學生。

「初中三。」他淡漠地似有炫然。

她好奇的模樣，喃喃仰天自語，兩腿已急遽越過校門。他下意識跟着走。

「晚秋，你為什麼這樣怪僻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喂，你慢一點走。」

「哦。」她回頭望，離學校已隔開兩條馬路。

「能告訴我嗎？到底爲了甚麼？」

「前天我在××公司購買一支自來水筆，就是那個傢伙緊跟後面，說着最不入耳的話。幸喜我迅速跳上車子才遁出他的包圍。——他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張啓福。」

「對了，你一定會不相信吧。當我返家打開包紮鋼筆的紙，誰知却多了支綠色派克，附着地址約我去相會。他定賄賂公司女職員才這樣做的，豈不使人啼笑皆非！」

「一支派克該值不少錢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誰希罕這種鬼東西」，她略沉思道：「早晚我要繳還他，不過太便宜他了。」

他勢鬚猜激她的祕密，「說那兒話，不還給他，也不是你的錯。」

她像要喧發幾句中等教育腐敗的理論。又表示這樣無恥頑惡的學生，假如誰能

給他頓嚴厲教訓，將如何感謝他呵！

他爲迎合她的心意，索性再補述一句：「最好你暫時保藏着，反正這還是所謂贈鉛。」

她沿路行去，撐開綺麗的紙傘，如同一隻瀟灑嬌俏的蝴蝶弛緩地飛颺。

途中一座座咖啡茶室之類，此時進去休閒俄頃，最富於生活的趣味。奈他阮囊羞澀，無錢百事皆廢。經過了漫漫長路，在適宜離別的所在彼此漠然分手。同時張啓福的大名深印胸海，因爲極少來上課，總喚不起多少可資證驗的質料。

三

妻與江棟的一場噪，係爲未曾往老費那邊借錢所致，他是賦性堅強的人，素不願仰面求人。哥哥江柱戰後棄學而改任中國藥房經理，所獲能略勝一籌，除坦負了獨生女曉秋的全部費用，一家也常在簡約與拮据之下，更屬愛莫能助。

次日，恰爲星期日，他極力想忘去切身痛苦，執筆行文，終至頭昏腦脹，捱到

吃畢午飯，眼望即有斷炊之虞，便換了件較新的未入時的單衫，專誠往訪特定的對象。

將近一點半鐘，費自強尙在用膳，女傭遞上一杯茶，讓他戢坐一旁。冥想畢竟適應時勢頓變富裕的舊友。

許久後，主人招呼他走進內室。

「老江，報告你一個好消息：前星期我開始請醫診治，祇要兩個月，便可將鴉片戒絕了。」

「那好極，你定能恢復從前的結實。」

「不過費用真可觀，單是用藥一項，便要……」

江棟無聊地點着頭，擬爽快伸述借貸的話，實際仍多膽怯，將幾次逼近唇邊的舌尖縮回。

朋友仍舊連續自己的觀念。

「起初，眼淚鼻涕淌下的滋味，逐漸嘗到，我每天總覺失去一樣名貴的物品。」

「毅力定可戰勝一切。」

「例如昨晚一場雀戰，腰酸背痛，提早退出。連宵失眠遺精，更是戒煙過程中的主要現象。因此，我祇得購備許多白木耳別直參等補品，以濟燃眉之急。」

江棟無心諦聽，厭倦地遐思着煙鬼各種吸煙的態勢。隨意應諾了一句：「尊夫人逝世以後，難得有今天般快樂的神情。」

「是的，有人說我面色紅潤，喜氣洋洋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早該向你祝賀，是否有了新的對象。」

「最近有一個，進展如何？尙無把握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讓我慢慢告訴你聽吧」。他躺臥牀上，轉動着倒垂的三角似的眼，帶過若有其事的火燄，配上最不費力的口吻：「一次，在一個舞台明星的新婚宴中，認識了

那位丁香般名爲江晚秋的姑娘。後來特地介紹她和幾位同學去參觀攝製影片，便漸漸熟悉了。」

聽到晚秋二字，不禁一楞，心胸激烈震顫，回繞模糊的語音。

「起初她是極傲慢而冷峻，穿的衣服雖都是布質而造型別緻，愈加引人緬念她的風韻。我不斷的追求，到底使她改變敷衍的態度。」

「改變了態度，真的嗎？」江棟迷惑地內心分外痛楚。

「誰騙你，我自問又成長着青春的慾望，她也會要求我給她點愛的保證。」自強驀地全失萎靡，揮舞地說：「但你想，我給她些甚麼呢？」

保證，保證，刺激着諦聽的人，他滿蘊懼恐，懸想亂世兒女意志上的不幸。

「費儘管輪着抽一根根煙捲，看情形，他已談得很疲憊，隨時可以閉攏眼睛。一會兒，他忽從牀上坐起，喚女傭搖電話去催醫生快來打針，一面又對江說明注射戒煙針毋庸親自到醫院，比較方便多了。」

江棟非常苦悶地未便將心事伸訴，總覺極難鎮靜。自己埋首學業，雖卒勞終生，亦未得溫飽，如何及得一個幼年習商現任舞場經理的同學？生活優越！起居富麗！

他未免想起自強去歲經營證券而獲利，今春轉購黃金而獲利，如今他所囤的是糧食，不久，又將應驗他的預測了。這種富於投機的靈感，確可使人心折。

微細的差異，使他們站立在絕不相同的兩個世界！缺乏與豐裕，過剩與不足，演奏着殘忍的曲調。

江終於不自覺地支吾着語言：「自強兄，我有一點需用，想向你告借一筆急貸。」

「……」沒有回答。

「不知能夠見允嗎？」

「呵，不湊巧，過了端午節，才有辦法。」